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茹　澐

稗編卷五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十二 歷

日蝕議

唐一行

一行日議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矣又曰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於歴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

葢有之矣又曰月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則天為之隱雖交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劉歆賈逵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日行黄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過交則有剥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蝕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魏黄初以來治歷始課日食疎密張子信劉焯賈曾元之徒又謂日月可以密率求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之時於歷

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交限其入限者必不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朔於歷當食半强自交趾至於朔方候之而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歷當食太半而亦不食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若因開元二蝕不驗遽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員儀度日月之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

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覩則交而不食此則隨地而驗之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

按通鑑開元二年日食不驗姚崇表請書之史册其後太史奏麟德歷疎日食屢不效遂令一行改造新歷令一行乃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二月於歷當食而不食乃曰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孰謂一行諛言復蹈姚

崇之武耶何者太史奏日食屢不效實開元九年也是年詔一行作新歷十五年而草成十七年而頒行按一行所論開元十二年日食尚以麟德舊歷驗之而新歷猶未成也舊歷日食屢不效此乃歷疎之故而一行乃云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恐未免蹈姚崇之武也

交食起復方位二節　沈括後同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

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黄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在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

月道與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日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内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日蝕月道自外入内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内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

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論蝕限

慶歴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為

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歷術知崇天歷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蜀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禨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却是蝕限大强歷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歷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歷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

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歴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歴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晝夜刻數　馬端臨

書堯典日永日短蔡氏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授時歴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葢日未出

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歴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歴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

同如此而已愚蓋因國朝名臣事略郭太史守敬之說而推之如此郭氏之說極明脩觀者盍亦攷焉

分至晝夜長短　管窺

歴中晝夜刻數長短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十二日十日進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長短係黄道過北之不同葢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地下少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皆以近南極之

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入地漸深出地漸少而刻數漸晝減而夜增黃道自南過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減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竪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横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五星議三節　　唐一行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其行浸急及漢哀平間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靈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於玄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

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艮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陰在夘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星陰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統歷因以為超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超一次近代諸歷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緩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為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汩彝倫

之敘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歷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至三十年始及娵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也又曰五星留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隲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歷舛故校歷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歷紀齊覯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歷舛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又参較諸歷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公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為之法也五星行度有舒有速金水輔日而行謂之輔星一歲一周天火曰熒惑二歲周天木曰歲星歲易一次十二歲而周天土曰鎮星三十歲而周天其盈縮也近日而疾

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畧也

五星行度　　沈括

予嘗考古今厯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内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内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鋭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捷故也厯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預領太史令衛朴造厯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

簿可驗前世修歷多只增損舊歷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禄本無知歷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歷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歷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歷術今古未有為羣歷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

哉

三正若循環說（主夏時）　　章俊卿

太史公律書言兵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歴也先言古歴作於孟春必驗子規嘷為寅月鷄鳴三聲為寅時次言王者之正必率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陬（正月）殄滅舜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丑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本秦人未睹其真漢初復仍其舊至於武帝太

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史公之言之意即夫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也葢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文之尚亦曰三王之道若循環葢言周秦文弊漢當復用夏忠也其言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暴所以承天順人繼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之證則非矣雖然太史公之論歷也

既主寅正而言律則本黄鍾建子之月且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此太史公所以深得以律起歷率天由人之意也

三統歷譜説易春秋天人之道

劉氏謂春秋書一元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目歲太極生兩儀也於春每月書王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是也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兩儀生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事成敗八

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天也春秋人也故易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是則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說則於兩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合附會强生一說觀歆之意蓋欲以此數條附太衍之數耳其說曰元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

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烏得不加書王象三極之極厠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竒於扐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之文不相屬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况歆以太極三統兩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疎班固誤以為最密隋志言其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遂採以為

志其謂是歟歷譜乃曰以某法乘某法得某數始推大衍象得月法合天地始終得閏法之類半是半非不可以盡信也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必牽合其文而强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虛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目鼻口脉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强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歷法曰漢歷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盡之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眊之說歆益蹈此其父說矣向以王鳳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

則忠歆以王莽即真之故而多為附會之談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古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歴各垂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積算之法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姜岌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矣邉韶之議曰數出於杪忽以成毫氂毫氂積以成分寸兩離既定日月離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

生度法法有疎密兩科其歸一也斯言可以類通矣

論大衍歷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據依亦猶太初以律起歷之意也一行歷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為議歷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

廣之無往而不合也歐陽修志唐歷曰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歷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歟一行變諸家之法之名而從大衍之數也諸歷雖不倚大衍以立法而其中亦有與大衍暗合之道矣一行之言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此即易繫天一地二之說諸歷之所用同也所謂天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為二

終此即班固十九年為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

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揚

子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之說也此其與諸家之說同

者如是也自一而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

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中極居五六之間故一六退極五增極也一六

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大衍之說五十或者以為五為十者一生而六成之一與六合所以為爻位之統五生而十成之五與十合所以五與十為大衍之母也又曰五至十則六七

八九在其中間矣大衍之數五十而六為太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皆自五十之數之揲也故曰五十大衍之母也自一至六則二三四五在其中間即六爻之數也故曰一六爻位之統也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為天中之積成數六七八九十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共成四十也生數共為十五也以四十乘十五則是四十箇十五共得六百之數也以十五乘四十亦得六百之數也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千二百之數五十箇二十四也四六二十四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千二百之數亦得二十四箇五十也虛一不用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數約中積皆十五成數四十也四十箇

十五則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成數約中積者十五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生數十五也十五箇四十亦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生數約中積四十也十五四十乘六百之數可也復約之而歸于十五四十亦可也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四十與十五即五十五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與地合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也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共成五十有五故曰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乾為九九老陽坤為六六老陰各居其一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七為少陽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凡三少陽也八為少陰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凡三少陰也故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為

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此一行取以為起歷之法也其候卦則本乎月令七十二候之卦也日卦則本乎孟氏章句十二卦主十二月復遘之類也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傅仁均歲差則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實此又一行變諸歷法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其知大衍之歷倚

易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歷之衍以從大衍之數是以表而出之

大衍演天地之數

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歷者自一行始夫衍者演天地之數也後世之歷多以古律起而一行太衍歷獨以易數起焉勾稽微秒分積毫釐菭有得於伏羲之遺畫君子安可以踈議一行哉今以大衍歷觀之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合二始以位剛柔

所以明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以紀閏餘所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以生乘成吾於六百而得天中之積焉以成乘生吾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焉自一六至五六一七至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九一十至五十生成相乘各有六百吾又於是而得千二百之算焉一行固非拘於數者葢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小大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倣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

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吁此大衍歷起於易所以為後世之精密者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算亦不專於易也蓋歲星得於虞喜日食得於羌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通而不溺於術數也

總論諸歷 三節

西漢之歴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歴莫善於四分由魏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虚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

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太
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
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
起於黄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為最詳開元之曆本乎
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算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
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黄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
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
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

八十九為紀四百四十五為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歷或八十一為法魯之歷或以九百四十為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

自劉歆作三統歷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歷不可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易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歷之不可有所拘秦漢以來古歷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歷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

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歷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歷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歷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殆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為觀象為崇元又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歷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

以是歟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上及其久也有非巧之所能計者此歷久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歷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草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黄帝以來歷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躔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歷象則歷法

從而變黃帝始調歷顓帝為歷宗至漢則不能定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歷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在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歷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歷行算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歷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讖緯之侫而改行天寶歷隋高祖喜張賓陳

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歷上之人所以改歷者恱喜諛佞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歷法甚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歷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歷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歷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家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躔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實其名異

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歷法齊用之則為齊歷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歷也如劉孝孫歷法劉焯更名七曜歷其後又更為皇極歷也一法而異用一歷而數名大抵然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歷其立法之異者太初歷本於律大衍歷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其法而增損焉耳

論歷疎密 五節　朱熹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

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等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見差舛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堯舜以來歷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康節歷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歷家所用只是萬分歷萬分歷亦自是

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歷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此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同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歷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

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

古今歷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輳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合天運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論作歷 三節　　章俊卿

漢之歷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歷大率四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歷委之星翁歷家專政故大率二十年一

變由令而欲考新歷之異同驗交蝕之得失盡亦委之
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太史有局皆以儒臣提舉之
今日能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如竇公儼者定
渾儀占象必有如蘇公頌者
善言歷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為合以驗天不善言歷者
為合驗而已矣善言歷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
數不善言歷者數而已矣葢數可以類推而日月星辰
之行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之炁無形而運於下二

者皆動物也其可執其一定之數以驗其運行而不息者乎故嘗謂清臺之候乃歷象之玄龜也一晷度之差吾志矣一星辰之動吾著焉旦旦而求之步其前者推其後來而毫髮無遺算奈之何預為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歷者無慮數十家其始未嘗不密而後未嘗不疎者豈非以此歟所貴乎治歷明時之君子以隨時變通也

正 革卦第四十九象言治歷明時或者以為合大衍之數非也葢歷久必差不可不改革耳

蔡氏曰當初造歷便合併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年躔幾分幾年躔幾度將這躔數都做正數算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歷可以正而不差也

論授時歷　葉子奇

歷自上古黄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數更之獘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

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定歴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自古歴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歳亦畧有差也古歴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减一算算将來加一算始為精密

論回回歴

餘冬序録

漢律歷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葢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夷狄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喇必時異人瑪哈穆特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已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

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叅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

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宫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黒瑪哈穆特敕文謂大将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歷書當俟知音考諸

唐志九執歷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

達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歷首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歷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日去没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為時六時為歲三十度為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义望後曰黑博义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為法名數詭異初莫之辨也陳玄景等持以惑當時謂一行寫其術未盡妄矣

策歴問對

策海正傳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治歴明時為首務羲和欽天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漢作三統歴始立積年日法為推步之凖後世因之歴唐及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然行之未久輒復更易其故何耶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而後世又有所謂歲差之說不知昉於何人豈置閏之外復有所謂差之說歟我朝大統歴法悉用勝國授時歴之制不用積年日法以歲實加氣

應求冬至以中積加閏應求經朔行之二百餘年無有改者諸家之歷皆有元顧不能久授時歷不立元乃能久而無弊何歟夫天運無形而難知所可見者日月之交而已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何歟近年以來步交食者率多先後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或謂授時歷法久而不能無差建議欲增損之者不知果真有所見歟今論歷者或曰有一定之法或曰無一定之法不過隨時考驗

以合於天而已若果有一定之法則皆可以常數求而修德格天之説為不足信若果無一定之法則不可以常數求而考測推步之術為不足憑矣是皆載諸史冊班班可考

造歷者有一定之法乎其無一定之法乎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以推步而知之者亘古今而不變者也而曰無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日月之有盈縮朓朒之不齊焉星辰之有遲留疾伏之不同焉而錯綜往來出

入于二道之間雖竭天下之智巧而不能盡者也而曰有一定之法吾不知也於不可一定之中而叅之隨時考驗之術是乃所以為一定之法也則於歴也其庶幾乎杜預有曰治歴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知乎此則可與言歴矣請因明問而敬陳之歴數之説其來遠矣書曰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革者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由是言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治歷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可得而知矣自漢劉歆作三統歷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為積年以黃鍾八十一為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矣有一二年而即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

歷拘一定之法不知以順天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歷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来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

明也所以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者也夫歷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末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為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倍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

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竒而退一度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竒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竒而會言其經朔

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隂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葢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歷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矣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巳意附之可乎

故虞劆嘗曰朔在會同茍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
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
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
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
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我朝大統歷
法悉用授時歷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
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歷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
今百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

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葢嘗讀元史李謙歴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

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倣而行之否乎雖然愚又有說焉戴記有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而不食是或一道也君天下者於日月之薄蝕豈可一諉於數哉

稗編卷五十四

稗編卷五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十三 地理

天地修衍中邊等論　　朱　熹 後同

天問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隋其衍幾何朱子曰修長也隋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有當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

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歴筭若有据依然非専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南西北各五千里今北邉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夐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叚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邉與際海處南邉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

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

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東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謂日既中而始得朝時之影蓋立表太西則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閩多陰多風之説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廣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

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
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邉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
是陽氣到彼處衰謝盖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晩不久
即落故西邉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
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
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
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

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録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黄河自崑崙東北流

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海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説果有之否曰佛家有之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説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葢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

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得照婆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于是不通矣

論九州山水支脉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

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是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又論九州山水　蔡　沈後同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兾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

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行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

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明分野地名郡邑同異别術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究實難况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尤難辯識以山川所留時各有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或沿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地亦遷而名亦革是必仰覩推候有失之弊且如河東一名也有兖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黄河北流故河北東

路在河之東秦漢以還河决東下故河東移在并州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凉州之河西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沙塞之河南銀下諸州是也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陰山之河北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言者有指一州言者有指一道言者故周之河内異乎漢之河内周之河内兾州今河北路漢之河内今懷衛二州是也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今河中府唐河東今河東路古之淮南及今淮

北宿亳之州是也今之河北及古之河東河北東路是也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西有在京東漢立楚王令京東西路唐裴度平淮西今京北路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魏武帝紀稱江西遂空今淮南東路江南一名也有稱江右江南今金陵江右今中原也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言據華山言有指河北言杜牧之言此山川所留時各異名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異於古有履其地而不沒其名者如有稱河亶甲居河今相

州是也春秋衛侯燬滅邢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陳州齊師滅萊即今萊州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齊侯侵蔡今蔡州之上蔡縣若此之類也有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入郢近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在今荊南府界去郢州三百里楚人滅舒非今之舒州古舒州在廬州舒城去舒州三百里楚人滅黄非今之黄州古黄州在今光州定城縣去黄州四百五十里有西亳南亳北亳皆非古之亳州西亳在洛陽偃師縣南亳

在南京穀熟縣北亳在東京考城縣東楚西楚南楚皆非令之楚州東楚令平江西楚令徐州南楚令荆州若此之類也是州之名既異於古縣之名抑又乖戾有名同於古而地非於古令之酒泉非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令之酒泉在河西闗夷地為酒泉郡古之丹陽在荆南左傳楚子為子丹陽令之丹陽在江東潤州丹陽郡古之豫章在江北史記楚敗吳於豫章令廬州也令之豫章在江南令江西隆興是古之澶淵在河南會于

澶淵春秋時濮州今之澶淵在河北東路古之南陽在河北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今懷州也今之南陽在河南今京西南路鄧州皆晉地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皆吳地也古之漢陽在陜西漢之漢陽郡即今秦州今之漢陽古湖之漢陽軍湖北路皆居漢水陽以至楚一地也有兩方城左傳楚方城在唐州北陽縣又楚師侵州庸方城房州上庸縣也漢一時也有兩廣武漢髙祖與項王對語廣武在鄭州又代州亦為廣

武也當時在英哲之辯悠悠千載其可考哉前史所載山川地名皆本一時傳紀而遂為信史忝歷代志必混淆驗其名則初無異同考其地則一彼一此仰觀推測幾何而不誤哉故百王制度考正實難而地名異同尤難辯也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熹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

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

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河源志　　潘昂霄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

罔控告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威戚休與替之清洿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庫庫楚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庫庫楚公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余兄榮禄公都實特抵西國窮河源聞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黄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積石粤漢唐所不能悉其

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難其人都實特汝舊人且習讀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捉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達實達巴啟足寖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番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寀督工

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土物完庫庫楚

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特旋

都河源在止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

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逼觀弗

克旁復高山下眎爍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

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拉克諾爾

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

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

始名黄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聚落紏木斡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氷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

日程至地名庫濟及庫特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
喇博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冠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
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
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
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
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
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
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博勒齊爾始

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度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地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三折葢奇爾穆蘇及貴德州博勒齊爾也漢張騫使絶域羈聯拘

執覲危百羅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
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流合葱嶺河注蒲類海
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知
土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
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
萬里閶風玄圃積瑶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
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

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髙而四下曰紫山故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敭天威亘天所覆幬無間海内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闥噐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特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庫庫楚今除甘肅行省叅知政事

河源志序　　柯九思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

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

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黄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内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説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特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

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聚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元統元年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序

河渠書　　　　司馬遷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别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

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于蜀蜀守氷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

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壊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

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

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餘歳歳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廵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决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决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

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決兮將奈何晧晧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
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
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
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

汭大伾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論水土生民異劑　管仲　杜牧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垍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埮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埮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

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云山東之地稱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辯三家論潮之誤 附嶺外錄 史伯璿

盧肇海潮賦序其畧潮之生因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

以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饍羞之熟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日傅于天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爍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大小之期則制於月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絶以至陰之物迺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

得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按羣謂潮生因日朔徼望大與潮候全不相應羣住在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為候遽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辯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之大氣舉之則海亦何所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不

能東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傳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意其內與海水相距不知凡隔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曰有激海之勢乎若肇者真不知而言者也余安道識之豈為誣哉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略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

月從其類也葢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夘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葢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

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

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天旋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

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朔望兩弦月行有疾有遲故潮大潮小因之以為皆係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餘於後段究之臨安志論潮其畧曰潮汐往來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

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

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之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既以為氣有升降又以為地有沉浮既以為乘日升降又以為如應乎月初無的見但務臆度正醫家所譏譬猶獵不知兎而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之踈也甚矣況皆以升降屬之氣又以升降屬之日所謂升降一歟二歟且地之與水俱為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隨之可也今乃氣之一升一降獨地為之一沉一浮而水則皆與氣不相干唯因地之浮沉

而有溢有縮焉豈理也哉況形隨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沉可也今乃氣升而地反沉氣降而地反浮是地與氣亦不相干矣不但水也凡此又皆病之小者獨地有沉浮之說其病最大浮沉則動上動下無寧靜時矣吾聞天動地静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特論者無以為潮汐之說故强之使動耳又何足辯乎唯篇末時有交變氣有盛衰之言似有可取當存之以備一說右三家論潮之說皆有疑處愚已畧辯之矣獨

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葢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何則夫水為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為隂精乃陰氣之成象者同一陰物固宜有相應之理矣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皆合不謂之相應不可也雖則相應不過同此一氣則自然為流通不約而符初非形相從而勢相係也若謂水之與月必須相從相

係則二者何常可以相及而拘拘如是哉前論已詳此不再述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豈有潮汐去來而獨不由乎氣哉但以為氣有升降故海有溢縮令則東南二海之潮候皆不同時是則潮乃水之流來流去而非海之溢上縮下也明矣然則潮汐之所以然果無定說乎曰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為差但不知其所以有如此之先後者何故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

為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海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自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

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所以然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也則水為氣所運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

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之愚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决也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當闕之以俟知者

嶺外録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論三江水味别

楊慎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别之説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伏地南出亦以味别以今揚子江心有南泠北泠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師曠易牙張華陸羽張又新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葢古水官之遺法

豈獨為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味別之說恐不可
廢況蔡氏於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
哉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
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於
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而溢為滎爾今
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水正濟所溢
故令阿膠上濁任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

故治於濁逆上之痾譬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有脱文沇入于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導沇水數句説經不通不以為脱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篤疾也慎嘗闢其説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

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丈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瀨上者章貢合流也鄣郡者西江合流也亳漳者漳渦合流也雲夢者漳鄖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蝃蝀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或

問余水味之説則詳矣水性之别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鄜延之川曰夜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烟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于洛陽塵弱水弱毛黑溪玄竇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水象至轍不去昆侖兒以塗皇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經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稗編卷五十五